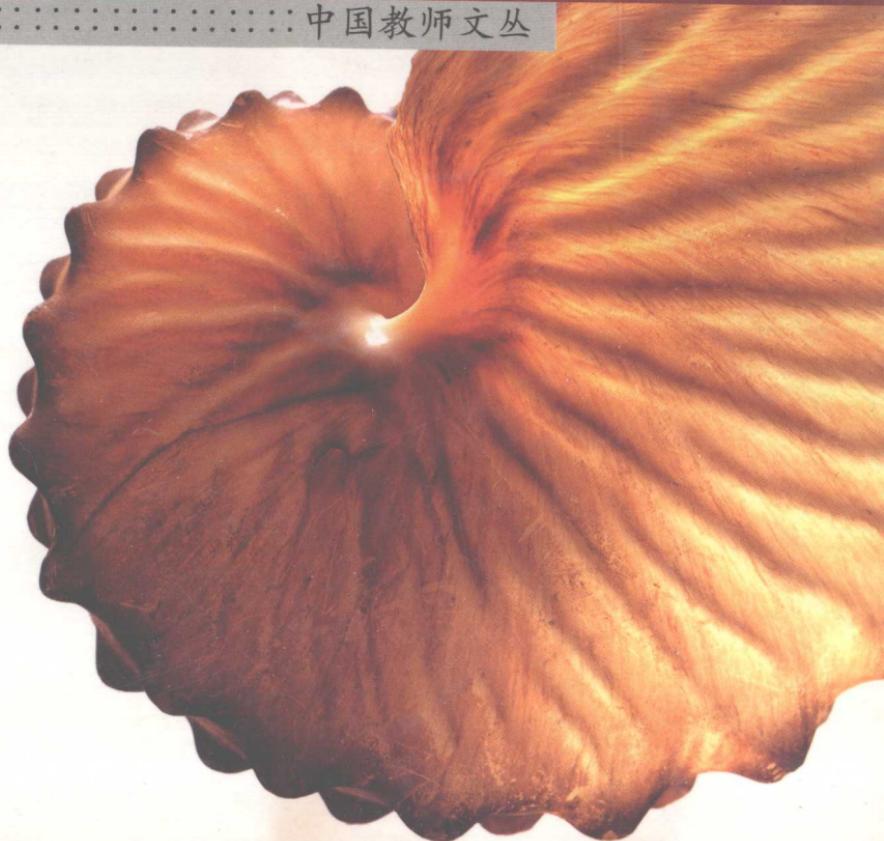


中国教师文丛



中国音乐

(下) 文学文献研究

ZhongGuo YinYue WenXue WenXian YanJiu



邢慧玲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教师文丛

中国音乐文学文献研究(下)

邢慧玲 主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 弋

封面设计:于佳嘉

中国教师文丛
中国音乐文学文献研究(下)

主 编 邢慧玲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鸿鹄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500
字 数 5000 千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54-1/G · 32
总 定 价 1250.00 元(全套 50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主编其只曾主编《宋词歌辞》等	义	——
(131)世耕概		
(148)忠健谈	新著著已衣母史曲增国中乐世	30
(101)	歌文分关时突厥系关文学文已录音	章三兼
(160)歌革	歌歌已歌同宋乐	
(163)中烟题		同声词录音
(171)游前表		系关歌学文已录音歌同北南晋歌合
(188)平率		
(201)平斯曾		系关歌同北南晋歌合
(212)歌文刺		系关歌学文已录音
第一章 音乐文学概念研究相关论文选编		
(205)音乐文学概论	庄措华(1)	(1)
对音乐文学专业的思考	孙允文(11)	
词,是音乐文学		
——《唐五代北宋词史》引言之一		
(203)在中国诗学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摘要	陶尔夫(21)	
(204)艺术形态学:音乐文学界定的方法选择	王小盾(45)	
第二章 音乐文学史研究相关论文选编		
(205)杨荫浏先生在音乐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若干重要贡献	赵心宪(49)	(66)
(206)中国音乐文献学:以杨荫浏为枢纽的两个时期	秦序(66)	
(207)新时期中国歌词创作艺术概论	王小盾 喻意志(76)	
(208)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发展轨迹扫描	杜兴梅(99)	
(209)唐宋燕乐歌辞的历史考察	钱志中(120)	



——论《碧鸡漫志》的主旨及其意义	谢桃坊(134)
20世纪中国散曲史研究与撰著评述	刘扬忠(148)
第三章 音乐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相关论文选编	(160)
论宋词词韵与音乐之关系	刘明澜(节选)(160)
音乐与诗词	顾耿中(163)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张伯伟(171)
唐代音乐诗综论	李 扬(189)
论歌曲创作中的词曲关系	曾海平(201)
明代诗学论诗乐关系	陈文新(215)
第四章 音乐文学专题研究相关论文选编	(226)
(1) 早期新诗的可唱性体式问题	辛 宪(226)
(11) 唐传古乐谱和与之相关的音乐文学问题	王小盾 陈应时(237)
(12) 清乐大曲究竟有多少	刘小龙(263)
(21) 兼与王小盾先生商榷	修海林(276)
(22) 论词体生成与诗乐结合的文化传统	汪聚应(282)
第五章 中国学术期刊音乐文学研究论文索引	(295)
附录	(351)
附录一:朱谦之《音乐文学史用书要目》	(351)
附录二:张继光《音乐文学专题研究》教学大纲	(364)
附录三: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音乐文学相关论著索引	(370)
后记	(379)





下编：中国音乐文学

相关论文选编

品亦未克成全。詔采奇已直見誰又安。相同。勢與財用必

第一章 音乐文学概念

研究相关论文选编

中華書局影印
增補文淵閣四庫全書

音乐文字桃花野以引而不张馆不

庄姬化

正始年八音其懶心，品書率文采音
俱譯此字以形容其長才。

一、音乐文学的涵义

一、音乐文学的涵义

第四章 音乐文学 音乐文学是文学的一个特殊门类，顾名思义，必与音乐相
关联。然而，能与音乐有所联系的文学，并不都是音乐文学；能够歌唱的文学，也未必就是音乐文学。神话、童话、小说、散文、诗……都不妨配乐朗诵。但是，这种临时的外在的配合，
并不能改变它的纯文学的性质。有些歌，从头至尾就唱一个





或几个“啦”、“呀”、“啰”、“哩”之类的音节，虽有助于情致的表达，毕竟自身没有明确含义，尚未构成言语，更不成其为文学。另有一些歌唱的文辞，通篇复述一个政策条文或方针任务，虽已成文，有明确意义，甚至有整套的思想，可惜只是抽象的宣传说教，尽管分行排列合辙押韵，依然算不得文学。

音乐文学乃是指这样一种艺术：

它以语言为工具，通过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同时，它又能具有与音乐结合为声乐作品的可能，最终以歌唱的方式诉诸人们的听觉。

音乐文学与纯文学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以自身的完成为终极目的。对于音乐文学作者来说，他创作的是文学，而最终要造就的却是另一种艺术——音乐，更准确地说是声乐。音乐文学是作为声乐艺术的基础而存在的。在声乐艺术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文学仅只是一个环节，一个不可终止的环节。这就决定了：音乐文学的创作，必然受到音乐的制约；音乐文学作品，必须具有入乐的可能，并且实行与音乐的结合。如不被之管弦付诸歌唱，“歌词”无异于普通的诗，“歌剧剧本”至多是书斋剧案头剧，与“唱”与“歌”终无干系，即使标明“歌词”、“歌剧”而正式刊发，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音乐文学”罢了。离开音乐便无所谓音乐文学，这是十分简单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音乐文学和戏剧文学、电影文学一样，是一种未完成的艺术。

但是，作为一个环节，它又是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这种独立性、完整性表现在：凭藉语言，它能够独立完成反映社



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任务，并且，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是完整的，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完整的文学形象，一方面，规定了曲调和歌唱的主题思想，感情色彩，乃至风格特点，成为声乐作品音乐部分创造再创造的依据；另一方面，又以语言形象的确定性使声乐作品具有了确定的形象，从而比其他音乐形式更易于理解和普及。对于一般声乐作品来说，离开文学，音乐便无所依附，这同样是十分简单的道理。那些一厢情愿的“音乐文学”之所以难以引起音乐家的兴趣，根本原因就在于自身形象的苍白。相反，古代许多优秀歌曲，虽然音乐随着时间的流逝亡佚了，文辞却流传了下来，依靠自身的魅力获得了永恒，甚至成为推究古代音乐的依据。所以，在承认音乐文学未完成性的同时，还必须承认其独立性。不仅必须承认，而且必须强调：一件真正的音乐文学作品，首先应当是一件真正的文学作品，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音乐文学终究是文学。

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完整性和有待于与音乐结合的未完成性，构成了音乐文学自身的辩证规律。任何偏执一端的观点，如歌词的“姓歌”说和“姓诗”说，都只会给音乐文学创作带来不良的影响。

二、音乐文学的外延和基本范畴

音乐文学包孕甚广。歌词、歌剧剧本、戏曲文本、以及弹词、鼓词、杂曲、牌子曲之类说唱艺术的唱词，凡与音乐结合为声乐作品的文学，都属于音乐文学，广涉音乐、戏剧、曲艺三大



门类。

如果就上述各类的音乐和表演方式的不同，音乐文学不妨分为狭义音乐文学、戏剧性音乐文学和说唱性音乐文学三类。然而，从文学与音乐关系这一根本点出发，似应归纳为自由吟咏和倚声填词两个基本范畴。

声词的结合是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的关系，差异只存在于创作程序之中，或先词后曲，因词度曲，或先曲后词，倚声填词，音乐文学创作的基本范畴分别与之相应。

自由吟咏

因词度曲之作，因为词先而曲后，文辞的创作得到了最大的自由。首先，情绪的抒发自由。喜则写喜，怒则写怒，哀则沉吟，乐则欢歌，正所谓“缘情而发”，音乐不能强求。其次，形式的选择自由。篇章结构，节律音韵，虽要虑及入乐效果，到底没有一定规格必须遵从，只要是真情真诗，音乐自会因依。即如节律，既可与语言自然节奏保持一致，如《黄河怨》的参差和《戴花要戴大红花》的整齐，亦可改变语言节奏而不失其精髓。田汉作《义勇军进行曲》二至十四言不等，激越呼号，参差中见活力。聂耳谱成坚实整肃的战歌，激越之情不减，救亡之心更切。反之，刘半农写《教我如何不想他》，七言为主，思而不怨，幽而不伤，整齐中见浓郁。深知诗歌三昧的赵元任为造乐章，长吟短诉，慢放急收，参差错落，一唱而三叹。托出了一颗“微风”样飘逸，“月光”样清澈，“野火”般热烈，“西天”“残云”样挚着的心。遇有一节文辞内含数种情绪，音乐又不可用不同形式将其逐一揭示，如《红军不怕远征难·告别》的两遍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离故乡。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先舒弦缓节，表现对根据地的惜别深情；继而转促，如进行曲——转移而雄风不减，坚信必胜。音乐这种极强的适应表现能力，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极大的自由。相反，如上节所说，文辞却规定了音乐的主题思想、感情色彩、风格特色，在词曲结合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倚声填词

一旦曲调预先确定，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音乐这种表现艺术，直接表达的是情绪，作品的感情基调是不可更易的。文辞若与既定曲调结合，首先必须体味情趣，保持基调的一致，无形中，性情的抒发就划定了范围。而这规定情绪的起伏跌宕，还必须和旋律的发展相一致，否则便没有整个声乐形象的和谐。其次，形式也必须保持一致，大至篇章结构，小至语调字调，都要以既定曲调为依据，非如此不能有歌唱的悦耳。总之，与自由吟咏相反，倚声填词从内容到形式都要遵从一定的规格，受着极大的制约，在词曲结合中处于从属地位。

倚声填词是否有损文学形象以及整个声乐形象的个性，这是一种由来已久而普遍存在的担心。问题是重要的，不过，事实并非真如此可悲。个性共性本是相对的，以音乐不可更易的情绪为基础，不同文辞与同一曲调结合，它们的感情基调当然是相同的。然而，基调毕竟是基调，而不是情致的全部，由于作者时代、用事、主题、形象各不相同，共同的基调又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同是相和歌相和曲《薤露行》、《蒿里行》，初时，田横自杀，“门人伤亡，为之悲歌”。言人命为薤上之露，易



唏灭也，”“魂魄归乎蒿里”，慨叹悲凉。三百年后，曹操叙汉末时事，《薤露行》伤董卓乱政，“杀主灭宗京”，“播越西迁”；《蒿里行》叹群雄盟誓讨卓，实俱怀二心，至使“铠甲生虮虱”，“生民百遗一”，终不能成大业。同是慨叹悲凉，其深浅、内蕴、气度能是一样的吗？其实，诗人词家倘使没有独特的感受需要抒发，他尽可歌咏前曲，何必费填词之劳呢？填词正是个性表现的产物。再则，自由、恒定都是相对的，在填配、歌咏新词的过程，往往要对旧曲作一些细微而巧妙的变动或处理，使新作独特的情致得到充分的表达。而曲调也就在这微妙的变化中得以生展不居，与不同文辞共同塑造出一系列不同个性的声乐形象。

自由吟咏和倚声填词各有存在的必然，各有特定的善长缺憾。自由吟咏，少有束缚，形象性格的塑造比较方便，但是，对于某些种类作品不尽适用。倚声填词，制约甚严，作者没有相当功力便难以驾驭，个性塑造虽不如自由吟咏方便，但同中有异，细微处见特征，本身也是一种情趣。何况，戏曲、说唱至今以此为根本手法，鉴于我们民族文化的特定结构，理当受到应有的重视。

三、音乐文学学科的确立

世界各国学者、艺术家公认：人类艺术的最初形式是歌舞，用我国习惯的说法则是诗、乐、舞三位一体。和“乐”结合为“歌”的“诗”是什么呢？不正是音乐文学么？是的，音乐文学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品种之一，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经存



在很久了。古书《典故·诗》从，而衣一民。”惑”“春”“歌”

人 不过，上古时期诗与乐的结合全然不像今天是有意识创造什么综合艺术——熔文学音乐于一炉的声乐作品。当时，语言极其简单，不足以表达微妙复杂的内心感受。然而，人之喜怒哀乐犹天之潜流涌泉，它决不会蛰伏于胸等待语言的成熟，必定要寻找一切可能喷发宣泄，而最直接的莫过于声调，啊……，啊……，通过嗟叹吟咏把情致传达出来。所遗憾的是这嗟叹吟咏，也就是原始的音乐，并不比语言更成熟，离开语言，它完全无法表明情致所包含的确切意义。不成熟的语言和同样不成熟的音乐结合起来，相辅相成，庶几可表情致于一二。这就是音乐文学先文字而存在，成为人类最古老艺术之一的历史必然。

示 随着社会的进化，语言日渐发达，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我们祖先已完全可以依靠语言把思想表达清楚，把感情传达出来了，而且形成了赋、比、兴、倡和、重章、叠句、连绵、双声、叠韵等等一整套表现手法，产生了举世闻名的《诗三百》。《诗经》的产生意味着语言的成熟，不仅作为一般的社会交际工具成熟了，而且已发展成为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学。然而，语言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成熟而断绝了与音乐的关系，《诗经》依然是入乐歌唱的，所谓“南”、“风”、“雅”、“颂”本都是音乐的名称，中华民族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实是音乐文学专集。“诗”就是音乐文学最初形式和名称。良禽自，长不。林品藻革等文於读书

点 在大量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最初的诗论也相继形成。於三一方面，孔子在《论语》中高度概括了诗的社会作用——“兴”、



“观”、“群”、“怨”。另一方面，从《书·尧典》到《毛诗序》逐步揭示了诗的本质——“言志”、“咏情”。认识之准确、深刻令人惊讶，是音乐文学理论的光辉起点和经典理论。

不朽的作品和光辉的经典的理论宣告：以《诗经》为标志，音乐文学的开端和基础成熟了。

音乐文学在《诗经》之后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相反倾向。一是继续保持与音乐的结合，互相促进，发展更新；一是尽力挣脱音乐的束缚，充分发挥语言的功能，向纯文学过渡。成熟意味着分解和转化。这本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正是上述两种倾向的矛盾斗争，促进了音乐文学的繁荣，促使了音乐文学学科的确立。

继续与音乐结合的倾向是明显的，继《诗经》之后，文学史的许多光辉之页都是歌的篇章。战国时期的楚辞，汉代的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和文人乐府歌辞，隋唐五代曲子词，唐代律绝，宋朝的长短句、诸宫调和唱赚等勾栏说唱，元代的散曲、杂剧，明清的弹词、鼓词、昆曲、弋阳腔至京剧……，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为其他任何文学形式所不能比拟。

离异倾向主要表现为许多音乐文学形式的分化。如乐府、宋词，成熟定形后便有部分作品保留其形式而不再入乐，所谓“乐府旧题×××”、“寄调×××”，其实常与“乐”、“调”无关，只是某种特定格式的说明。就这样，由音乐文学派生出许多纯文学的新品种。不过，由离异到与音乐完全无关的真正纯文学的过渡是十分漫长的，诗的渐变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虽然唐代已有纯粹的诵，然究属少数，不成时尚。一般诗辞曲



赋的所谓不入乐，只是说既非供人度曲而作，亦非倚声填词，与音乐没有“法定”的关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古人讲究吟诵，而吟诵是颇富音乐意味的。但它的节奏只是长短缓促的大致比例，并不表示固定时值，更没有一定强弱。在具体吟诵时，根据作品内容情绪和吟者心境，寄托可随意变化。吟贺知章《回乡偶书》可依诀成诵，而吟陆游绝笔《示儿》，首联就与原诀全不相同。一声长叹，表现出临终感慨的悲愤哀远，若依原诀难有如此传神。结尾又作了很大的发展：耿耿忧思，拳拳忠心，殷殷期望，谆谆嘱告，都融在了那沉长不绝的拖腔之中。这其实已经是歌唱了。是的，吟唱不是本身的不同，而是运用的不同。成于歌唱来说，文辞、曲调以及声词关系都是固定的，即便是倚声填词，一旦填就就不再变动。而吟，除文辞之外，调子、声词关系都是可变的，同一文辞，同一吟调，莫说不同人来吟不尽相同，同一人吟诵两遍也很难全同。也就是说：入乐歌唱——声词关系固定；不入乐吟诵——声词关系游移。然而，歌唱也罢，吟诵也罢，固定也罢，游移也罢，它们的诗文都要唱、可唱。惟其要唱，歌诗与诵诗便很难有明确的界线；惟其可唱，歌诗与诵诗势必没有明确的分野。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质变出现了。早在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就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突破旧形式，表现新的社会生活，新的思想情志。这一纲领终于在“五四”运动的风暴中实现了，诞生了以自由为特点的新诗。新诗是白话文运动在诗歌中的体现，它突破古旧体诗规范、格律而自由，根本之点是口语入诗导致篇



章结构、节奏、声韵的灵活随意。而音乐是不可能没有篇幅的限制，没有结构的规范的，更不可能离开节奏而存在，离开声韵而字正腔圆。新诗以自由而命名，生性不拘，甚至毫无羁绊，至使入乐、吟诵都不再可能。但是，革命的风暴，澎湃的激情却正在期待着更为直接的表达，于是朗诵应运而生。朗诵是字调、语调、语气、语势的夸张化、艺术化，它与音乐毫无关系。新诗的诞生，朗诵的脱颖，结束了千百年来歌诗诵诗若同若异若即若离的状态，宣告了诗作为完全不入乐的真正的纯文学的独立，音乐文学也就相应纯净，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

与此同时，理论的研究也揭示了新的一页，一改古代以文辞声律为主的传统，开始对文学、音乐进行综合的讨论，探索音乐文学的特殊规律。如赵元任先生对吟与唱、歌与诗的异同探讨，朱谦之先生著《中国音乐文学史》，在历史回顾的基础上，对文学、音乐结合的必然以及音乐文学的本质作了开创性的研究。

诗——音乐文学最基本的形式，其中一支作为纯文学分化独立了，带着“诗”这个多情的名字和她的母体音乐文学勇敢地告别了。而歌诗索性正名为歌词，对音乐依然一往情深，更有远道而来的歌剧却勇敢地加入了中国音乐文学的行列。于是，歌词、歌剧、传统的民歌、戏曲、说唱组成了纯粹的音乐文学的体系。独立体系的形成，专门理论的开拓，宣告了音乐文学这一古老艺术作为新兴的特殊艺术学科的确立。

——摘自：庄据华 音乐文学概论 词刊 1992. (4) 35

- 39 -



对音乐文学专业的思考

孙允文

音乐文学专业在中国音乐学院存在迄今为止 17 年。

音乐文学专业应 1979 年以后全社会思想、文化开禁之运而生,由于环境——社会之大环境学校之小环境——改变以及自身的不足等原因而衰。其中颇有值得回顾与思考的东西。

音乐文学专业存在的历史回顾

音乐文学专业文革之前便已酝酿成立,马可院长等领导同志将提高艺术歌曲歌词水平作为发展我国新的民族音乐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来策划这个专业。可惜文革爆发,这个设想未及实现。

文革结束以后,社会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世纪 80 年代是音乐文学专业创立的年代。1981 年—1985 年,一个思想、文化充满生机的年代,学院亦迅速成立了音乐文学专业。1981 年—1985 年,音乐文学专业开办了两期歌词专业方向的专科进修班,(尽管音乐文学专业成立之初时的规划是以歌剧文学为主,但由于种种原因,音乐文学历届招生都是单一的歌词专业方向,不含歌剧文学、曲艺文学等),这两届学生的教学期,是音乐文学专业的开创期,实际上也是全盛期。当



时的教师共有七人，且多为在文学上成就一方的专家、学者。两届毕业生毕业后，成为音乐文学界的中坚，其中几名至今还属歌词界的佼佼者。1985年7月，第二届音乐文学专修班学生毕业，专业没有再招生，名曰“休整”。这一休整便是七年，教师力量在此期间急剧减弱，刘人文先生与庄裙华先生先后过世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而随着王照乾先生调任附中，以及刘楚材、丁力、雷奔等先生或去外地或者离、退休，其中尽管又有三名教师先后调入，但专业教师队伍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削弱。当然，休而不整的根本原因，在于上级有关部门的决策。1988年，教委的高校专业设置目录上音乐文学作为试办作业，已明令不允许招本科。到了90年代初期，为提高教学质量，教委实行了专业紧缩的政策，高校专业目录上已无“音乐文学”这门学科，音乐文学专业不再成为一个合法的专业。

从1992年起，音乐文学又招收过三期学生，1992—1998年间尽管也培养了几名颇有实力的人才，但总起来看这是音乐文学专业不甘心坐以待毙，进行垂死挣扎的时期。当尽了一切努力都没能使音乐文学起死回生之后，随着教学的改革进程，音乐文学专业名目上也不再存在。需要附带说明的是，国内其它两家设有音乐文学专业的音乐学院，经历与我们大体相似。由此可以看出，音乐文学之兴衰与时代与社会潮流息息相关。无论中国音乐学院还是沈阳、天津两院，专业建设都不适应越来越成体制且具规模的市场经济，因此都摆脱不了消亡的命运。当然，根源终归于自身。本文即想就几个我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加以思考。

